



中戏96级明星班班主任常莉与班上女生的合影

章子怡和中戏同学这十年

■ 文 / 刘子超、易立竞

一个班级，有的时候，恰是一个行业、一个世界的缩影。

96级明星班的传奇

哗，10米长的红绸在京剧舞台上宛若游龙。舞动它的刀马旦正是十几年前的秦海璐。

“报考时，她提供了这卷录像带。据她介绍，那是她去日本演出时的作品，那卷长绸堪称当时的全国之最。”时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任王明亚已经退休，但对那段难忘的招生经历仍记忆犹新。

1996年，中戏分别在北京、杭州、大连设立招生考点，这也是中戏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校外招生。临行前，系里老领导嘱托负责招考的王明亚：教学有没有成

果，生源是关键。

“那年冒出的‘青衣’真是一拨拨的。”曾在中戏96级担任过一年班主任的王丽雅说，“青衣”在这里是指影视剧里的女主角。“秦海璐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日本女孩。白白净净的、单眼皮、头发盘得很高。”

由于来得太晚，秦海璐只能独自表演。“我们让她把3个互不相关的动作合理串起来，编演一个小品。”王丽雅记得，那天秦海璐的表演再次让人眼前一亮。

在北京考点收获的有来自南京的梅婷，舞蹈根基颇深；性格内秀的袁泉，由

湖北京剧团派到北京进修，为了上中戏，家境不富裕的她不得不偿还原单位3万多元的培训费。

还有打架子鼓时，腕力灵活、富有乐感的章子怡，让笃信“艺术灵性本相通”的王丽雅一眼相中。她念念不忘曾黎。

“曾黎考试当天肠胃不好，脸色蜡黄。即使这样，我也认定她是多年不遇的大青衣。”“还有赵薇、涓子、杨乐乐，那都是在我们这儿通过三试后，又去上了北电。”王丽雅挨个“点兵点将”。

“男生里面，山东小伙王东辉那个精神、帅气！可惜他的性格与学习方法不适应中戏，没能通过一学年的甄别期。文化课考分高的属刘烨，考了338分。他那时还在长春星星艺术职高上高二，为进中戏费了一点周折。我们感觉他的形象气质不错，根据他的唯一特长——打篮球，安排他作了一个表演。”说时，王明亚从包里摸出一份“96级本科入学成绩登记表”。

微黄的薄页上，记录着一个个我们或生疏或眼熟的名字：张彤、李敏、胡静、党昊、秦昊、赵会南、陈明昊……

出色的个人条件、风生水起的新兴行业资本，以及一条渐渐成型的造星产业链条，共同托举出章子怡和她的同学们——中戏96明星班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十年来能够与这个班分庭抗礼的只有赵薇和她所在的北京电影学院96明星班。

然而即使是在占尽天时地利的明星班里，也有人至今没红。他们生活在闪耀的星光下，时而纠结、时而超脱，放不下的依然是自己的明星梦。

名利顶端也难掌控命运

在成为明星前，章子怡是寂寞的，而成为明星也许使她更加寂寞。明星，归根结底只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一切误解的化身。

面对大众的质疑，章子怡决定站出来。3月12日凌晨，她在拍戏间隙接受英文



报纸《中国日报》专访。她的表情凝重，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。这是一次事关成败的危机公关，她如临大敌。

“即便达到了名利的顶端，她也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。”一位圈内人士感叹。尽管如此，章子怡并不奢望改变现状。在她看来，误解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。

出道以来，章子怡以特立独行的姿态走到今天。在业内，她的刻苦尽人皆知。李安曾说过：“章子怡是跟我合作过的演员中最肯学习、最敢于吃苦的。她从里到外泛着的坚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气，让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。”而每拍完一部电影都会传出绯闻也几乎成为章子怡的定律。“她遵循着拍片、吃苦、绯闻这样的循环一路走下来”资深娱记宋翔说。

如果说，张艺谋的钟情、成龙的大腿、霍启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，那如今她面对的“泼墨门”和“捐款门”则是一次空前的名誉危机。尽管《一代宗师》剧组频频发出

章子怡克服严寒刻苦拍戏的通稿，以期冲淡不良影响，但围剿的火焰仍熊熊不止。

4月9日，在中戏小剧场，一场由中戏学生表演的话剧《名扬四海》正在上演。剧中，那些美丽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台上喊着：“我要出名！我要出名！”让整个剧场充满了躁动。

十年前章子怡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。她的成功就像一轮骤然从大海里跳出的红日，刺得人眼睛发痛。她的幸运，她的野心，她的争议，既是美谈，也是传奇，但每个人都说，章子怡是不可复制的。那是命运在偶然与必然间的即兴舞蹈。

十年前，中国影视业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状态，演员少，机会多，这成为造就明星班的契机。十年来，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涌入，影视业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行业之一。各种艺术院校的层出不穷，再加上网络和选秀节目成为造星的新途径，演员成名变得愈发不可预测。

“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员至今默默无闻。”班主任常莉也这么说，“这个行业最终靠的还是命运。”

“党昊定律”

记者在华谊兄弟公司见到党昊——光头，黑风衣，黑边眼镜。据说，他去哪里都骑一辆自行车，这在圈内是一个传奇。党昊的另一个传奇是，从2004年开始连续4年，所有参演的电视剧都没播，在圈内被



称为“党昊定律”。

“我们数吧。”他摊开手掌，“从2004年开始，《香气迷人》没播，《别让眼泪流过》没播，《别让爱沉默》没播，《所以》没播，《色拉青春》没播，《宠物医院》——拍的唯一的一个男一号——没播，然后《锦衣卫》也没播。”不管导演的腕儿有多大，他接的戏总是在没有到达观众之前就夭折了。

并不是说党昊没有“火”的机会。热播剧《蜗居》和《老大的幸福》都曾找过他，但看了剧本，他觉得里面的角色不适合自己，就拒绝了。“我期望很高的戏都没火，或者干脆没播。”他说，“我辞演的戏全都火了。”

党昊认为，一定是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成名之路。这个问题曾令党昊困惑很久，但他说，“我相信生命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待”。

2000年毕业前夕，党昊曾是中戏96级最耀眼的明星。在毕业大戏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中，他饰演酒鬼一角，赢得了可以堆满整间宿舍的鲜花。

然而，谁也没想到，当全班同学都去报考国家话剧院时，党昊却主动放弃了。“这就是明星班，”回想往事，党昊说，“都是爷，到现在都是。”

此刻，党昊坐在华谊兄弟的会议室里，门上贴着禁烟的标志，但他还是点上了一根中南海“点八”。四周墙上挂着公司签约艺人的照片，其中也包括党昊。那是一张相当阳光灿烂的照片，与现实中的

他看上去判若两人。我们很快注意到，墙上的照片挂得颇有“学问”：李冰冰、周迅等一线明星都是大相框，而党昊等普通演员的相框则

要小很多。

“我感觉应该把我的照片撤下来。他们都是艺人，我不是，我做不到。”问党昊，在困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找那些出名的同学？比如章子怡和刘烨。“没有，”党昊回答，“这个圈子是做生意，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捎带你一下。”

人才和明星不能画等号

十年。十年似乎只是转瞬之间。

十年来，对明星班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。在中戏旁边的小新咖啡馆，午夜12点，常老师仍然津津有味地讲着学生们这些年的逸闻。

“胡静在马来西亚的婚礼我本来是要去的，可偏偏赶上学校有事情就没去成，特别遗憾。”“刘烨的婚礼请了我没请同学，他说怕请同学抢了新娘子的风头。我问他，你请常老师就不怕抢风头啦？”常老师笑着，眼睛都笑没了。

不过，常老师也说，明星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学校曾经希望她复制96级的经验，但事实证明，土壤变了就长不出一样的禾苗。

“现在的制片人制和过去的导演制是两个不同系统。制片人要的是明星，我们要培养的是表演人才。”她说，“在这个行业，人才和明星并不能画等号。”

实际上，有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决定星途的三大因素：第一，外形条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，刚毕业或者在未毕业之前就已经被导演看中，星途一帆风顺。第二，关系通达。所谓“男的靠哥们儿，女的靠导演”。第三，拥有经济实力。可以慢慢等机会，不用为生计发愁。另外，随着民营资本的大量介入，有钱也可以从制片人那里得到更好的角色。

在明星班，很多男生都考虑过转行，或者赚钱维持表演理想。赵会南在中戏时是表演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。毕业以后，他一度迷茫，于是在2004年开始经商。在

此之前，他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戏演，“选择少，也演不到自己喜欢的角色”。

在家人的资助下，他开了一家叫唐会的夜总会，用3个月时间，把它做成了当时北京的首屈一指。不过，赵会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输给别人。“如果说演戏能挣300万，经商能挣3000万，那我仍然选择演戏。”在电视剧《天阵》的片场，赵会南对我说，“经商靠的是理性，而当明星靠的是命运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三者缺一样都不行。”

在这个圈子里，男演员只能靠等待和机遇，那么女演员至少还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。“妇随夫荣在这个圈子是格外明显的，”娱乐记者宋翔说，“胡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”

胡静是通过尔冬升和吴彦祖的引荐，在一次宴会上认识马来西亚籍富翁朱兆祥的。很快，两人传出了恋情，更有记者拍到了他们一起买钻戒的恩爱场面。

2008年9月，朱兆祥与胡静在马来西亚结婚。婚宴在吉隆坡金马宫酒店举行，上千名马来西亚政要和商界名人见证了这一盛况。尽管如此，很多人仍然不看好这段婚姻。因为朱兆祥和杨紫琼曾有过一段恋情，已经到了订婚的程度，但最终还是分手了。2009年11月25日，胡静在马来西亚某五星级医院，顺利产下一名男婴，打破了之前沸沸扬扬的所怀女婴传闻。“这彻底稳固了胡静在朱家的地位”。

完婚生子使胡静迅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，更为她打开了通向国际化的道路。据台湾一家娱乐公司的调查，胡静的婚后广告代言就多达6个，纯婚后收入已过千万，毫无悬念地成为新晋吸金女王。

“其实，这些现象在社会上都有，但放在娱乐圈就觉得特明显。”宋翔说，“有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些艺人很可怜，他们就像被关在笼子里，在观众的注视下把最极致的东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来。”

（原载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）

左图：对明星班十年来所有新闻都了如指掌的班主任常莉
中图：在成名的路上一直在等待的党昊

右图：胡静是这个圈子里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典型例子